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細義卷二十二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正義曰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清廟而祀此文王焉又曰此言率者周公使二伯率之正義以箋成洛邑爲居攝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故爲此說序意不必然也按洛邑之作本爲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

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于周公而朝諸侯者自爲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亦無論七年六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烝祭歲者爲封周公之後祭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耳然其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曰肇稱曰新邑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旣成王朝諸侯祀清廟則率之者亦惟成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王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中主祭者率之何須復令二伯率也

正義云云全違序意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明祭時歌此詩矣正義曰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是謂祭後始作也書傳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箋本書傳爲說如正義祭後始作則當日周公所升歌者又是何詩如謂朝諸侯之年禮樂未作無有升歌笙間之節是此祭禮樂未備萬事草創又何足以歎美而作詩以頌之乎亦非箋意

肅雖顯相傳相助也按作洛之年傳文不顯鴟鴞傳云

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毛意周公無避居東都之事則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成洛邑作召誥洛誥召誥孔安國傳王與周公俱至洛洛誥曰王在新邑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王如洛諸侯來朝是洛邑既成成王在洛此傳訓相爲助謂助成王之祭清廟非助周公正義述經曰毛以爲於平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傳箋不分失之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

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按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不必皆指文王此傳亦謂多士有文德與顯相對耳正義乃同傳于箋誤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子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按傳引師說以無極釋不已故文王之德之純傳亦訓純爲大箋依中庸以不已爲無倦已故言純亦不已傳箋迥殊正義述毛曰動行而不

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同傳于箋未得毛意孟仲
子學于子思其言蓋有所授中庸于純亦不已之後
卽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
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
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天無極而爲周禮之所自出
可知矣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
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與此詩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同假嘉溢慎收聚也言文
王以嘉美之道戒愼子孫惟周公能收斂之制爲六
典以順文王之意凝與收一也又曰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與此詩曾孫篤之同篤之言成王能厚行之也敦厚與篤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作中庸孟仲子卽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故傳依用焉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爲居攝五年則周禮未作亦可以箋意述毛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按假與嘉通假樂君子中庸作嘉樂是也爾正舍人註溢行之慎也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諶以溢我廣韻引作諶以謚我者假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註假作遐

而遐與何通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皆謂何故左傳
引作何假嘉一字而譏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
作譏溢與謚形相類而謚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
文作證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引作證釋文載徐
仙民云毛音證證字疑誤證乃笑兒也當作證釋詁
證溢證慎又同訓靜是證亦得爲慎俗書證字多作
證傳寫誤耳

維清

序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正義曰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

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按凡樂有歌有舞歌其詩卽舞其詩詩者樂章說文韡云絲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舛从夕詩曰韡韡舞我是舞必依詩而舞也戴記下管象舞大武鄭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彼大武之象用簫管吹之于戚舞之此象亦當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箛南箛者服虔註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箛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

預註曰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箏舞也雖所解不同要有舞有曲則舞此詩可知如正義言成王時乃作此詩則當武王制之名爲象舞所舞者何詩而成王所奏者又是何詩乎如謂武王時本無詩則未有樂而無章者如謂武王時有詩至成王時更作又未有周公而敢輕易武王詩者謂爲成王時作義實難通箋言武王制焉知鄭意詩樂並制矣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按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此經之禋如爲文

王祭天不應言肇尙書禋于六宗固爲天神而我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云禋潔祀也一日精意以享爲禋兩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禋乃祭祀通辭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禋爾正是類是禋師祭也出而征伐有三祭通禋爲四然則禋者包四祭而言傳訓爲始言始禋祀而征伐義不繫于祭天也鄭于生民言二王後得祭天至文王時已非二王之後故言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傳箋不同所宜別白正義以箋述毛非也

維周之禋傳禋祥也按陸氏釋文經作祺云音具爾正

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禕祥釋言
文舍人曰禕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禕定本集
註禕字作禎如孔言正義經文作禕校書者依定本
集註改之也行葦壽考維禕傳云禕吉也此經如作
禕傳不應別訓惟作禎乃訓爲祥釋言禕祥也禕吉
也而說文云禕祥也禕吉也从毛傳不从爾疋則經
文作禎爲是然必改作禕方合正義原本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
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按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

序皆言嗣王此序獨言卽政不言嗣王則是周公歸政明年卽政也箋言新王又言告嗣位則是武王崩之年卽政也序箋不同正義一之又言箋意于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總之子夏作序但知有諸侯助祭耳不能預知箋意有卿士未可強爲牽合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正義曰文王是周之創業之王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按傳意于無封靡于爾邦

句始言武王此指文王時言文王爲西伯得以天子
命黜陟諸侯今來助祭者皆文王之所不黜者也卽
戡黎伐崇而黎崇二國尙見于春秋之世皇矣是致
是附傳曰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
尊其尊而親其親以此言之文王之錫祉福也多矣

天作

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盥至
不啻正義以此爲時祭四親廟及后稷故以后稷爲
先公因謂箋欲明諸盥等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
去后稷而指此諸盥等爲先公按經無后稷序何緣

以后稷爲先公鄭于天保箋云后稷至諸蟄中庸註云組紃以上至后稷也組紃卽諸蟄一上一下同數后稷司服註云不窋至諸蟄此箋云諸蟄至不窋一上一下皆不數后稷或數或不數初無義例孔於天保正義論之詳矣何又以此箋不數后稷爲有義例鄭自解周之先公非謂序之先公有諸蟄以上至不窋及后稷也經惟有先王而序必言先公者蓋以此爲合祭大王文王于岐山下之詩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汲郡紀年曰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是成王巡狩至岐江漢于周受命箋云岐周

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正義曰祭統云賜
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
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
周旣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
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
因畱其廟爲別廟焉如彼正義是岐有先王廟成王
巡守至此以大王始遷岐文王自岐受命故祫祭二
祖于大王廟而歌此詩亦猶至洛邑祫祭文王武王
于文王廟焉綿詩古公毛傳訓爲邠公序之先公謂
大王矣正義引或說以此詩爲祫祭其說不知何如

若謂毀廟未毀廟俱祭則此經惟有大王文王其說
誠非宜爲正義所駁若云祫祭大王文王何可非邪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正義述經曰大王居岐
修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卽陰陽和是
其能長大之如正義則傳中安字誤當云能大天之
所作乃與訓荒爲大合箋申傳亦言大王自幽遷焉
則能尊大之也檢各本傳文俱作能安其誤已久當
亟改正

彼作矣文王康之箋云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

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正義曰此作矣卽綿詩所謂日止日時築室于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按天作傳作生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此作字不更發傳同上可知傳意言彼大王能大天之所作矣文王復能安天之所作也正義以築作宮室述毛未得傳旨岐有夷之行傳訓夷爲易言岐邦之君有夷易之道乃當作民之往岐者說耳

昊天有成命

序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至于地

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
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註云天神則主北極地
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
言郊祀必非彼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
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
蒼璧禮天註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
者也如禮註北極卽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冬
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
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
又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邢疏載孔傳云郊謂圜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圜丘故謂之郊郊丘一也箋以昊天爲天大號故正義爲此說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卽昊天上帝經文自明當同序義

成王不敢康毛無傳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證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孔據韋昭斷爲文武昭言卽取此箋非有別據按之周語亦未有以見其必非成王身也叔向告單

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卽全引此詩云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又曰始
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如周語之文
明言成王身矣成王猶存而得稱其諡者周書酒誥
馬融本成王若曰註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
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
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
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
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从故曰未聞也生稱成王
馬融不信然其說非全至本伏生書傳奄君蒲姑謂

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史記魯世家周公
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是漢
初諸儒皆謂生稱成王與外傳及此詩合噫嘻成王
傳謂成是王事而此不爲傳其義當謂成王之身正
義以無迹可據同之于鄭誤也

夙夜基命宥密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早夜始
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按周
語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以命宥爲信寬非
首句昊天有成命之命傳訓一依周語其解亦當从
之正義曰早起夜臥始于信順天命不敢解倦仍以

命爲天命非毛意也命令俱从卜卜瑞信也故命得爲信

我將

維羊維牛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腩有天氣之力助正義引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饌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釁積共羊牲註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之等乃有羊其說辨矣然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羊人註明謂祭天未嘗言祭司中司命如鄭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此箋不言是鄭亦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

禪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祭天太牢史記與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矣

維天其右之右之訓助常訓也毛無傳則當與彤弓右之饗之同彼傳云右勸也傳意言我大我享獻之禮維有羊焉維有牛焉維天在上其以此右勸之乎下二句右乃當訓助以文是旣右與上句不同右卽右助以典傳意言我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伊我大德之文王旣右助我以典我其以此饗獻之乎嘏字毛

無傳然釋文云毛大也是本有傳誤脫王子雍謂天
大文王之德正義以箋義右助王義天大述毛恐非
毛意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以鄭爲誤引又以
後箋來安百神望于山川証之益知引書不應有徧
于羣神一句非也按鄭以經有懷柔百神故并引上
文以俱是書詞不復分別非謂書望秩于山川下有
此一句也後箋云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

川皆以尊卑祭之其至方岳二句釋經懷柔句以序
言告祭柴則是至方岳而告至祭昊天而焚柴燎也
百神統于天神祭天所以安百神是鄭以經懷柔句
應序中告祭柴三字而此序下箋引徧于羣神亦此
時事也望于山川二句釋經及河句鄭以懷柔句內
已包岱宗故以此嶽卽山河卽川尊卑祭之以應序
中望字正義釋箋曰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
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于山川堯典
云望秩于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
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于羣神句

也正義以百神卽山川故釋箋增一謂字不知百神
河嶽經分爲二由百神而及河嶽故曰及如孔言百
神卽山川經言河嶽足矣何爲必言百神以此知百
神之言爲昊天之神與天所屬之神不兼山川序下
箋必當有徧于羣神句乃能與經相合正義云云已
非箋意亦背經文不可從也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云其至方岳之下
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按傳以喬嶽爲
岱宗則懷柔百神爲祭天以安百神而河岳皆爲望
祭般之高山傳以爲四嶽則四嶽已有岱宗而隨山

喬嶽不過岱宗旁稍高之山與此喬嶽不同箋于懷柔句補方岳則及河喬嶽爲望祭之山川以般頌上言高山高山已爲四嶽則隨山喬嶽不得復爲四嶽故般箋云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祭之是鄭以兩經喬嶽皆非岱宗也傳箋不同正義未能別白疏也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夏大也箋云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正義引鄭春官鐘師註辨肆夏非時邁當矣然以夏爲樂歌之大自是箋義傳意不然春秋宣十二

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以保大爲武王七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卽指載戢載櫜及求德而言杜元凱于我求懿德三句註曰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旣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杜言保天下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承息兵求德而言則本毛此傳傳蓋言戢干櫜弓又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于是而益大信乎王能保其德之大也必知傳意如此者明昭有周傳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息兵求德皆已然之事遂于是

大卽是知其未然信王能保卽是昭然不疑傳意上下自相申成最爲明白正義述經同毛于鄭失之

孔引宣十二年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斷此篇爲武王事又引外傳周文公之頌斷此篇周公在成王時作周公相武王定天下武王巡守當時亦可作詩而孔必謂成王時者泥于太平而後頌作武王身未太平故也按說文云頌兒也从頁公聲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以盛德而形容之故用容兒字此雅頌之頌六詩之一體有詩則有頌故鄭于豳風七月亦分其樂成功者爲頌武王已

爲聖人非無盛德成功可言神明何不可作頌之有其經典言太平而後頌聲作者乃是民間歌謠字當作訟說文云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譌訟是也其後專以訟爲爭訟之字而譌訟之字通用頌譌訟之聲太平後起自屬成王之時而詩頌之體亦必以爲成王時作頌訟不分其戾經旨也大矣

執競

序祀武王也箋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按此乃陸氏釋文語誤刊作箋當正之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

光也皇美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正義釋傳曰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旣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按陸氏釋文云大功本或作天功然則傳言成天功而安之之字指上帝天下未定卽上帝亦爲之不寧武王成其功而安之上帝所以嘉美也初無成安祖考之意序言祀武王下鐘鼓磬筦威儀醉飽自說武王廟中祀禮耳箋以下有鐘鼓磬筦之等當爲武王之祭其先故云成安祖

考然箋意亦不過言紂時大亂未平祖考之心不安
武王成功而安之亦無武王祖考冀成玉業之意孟
子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說
大王心事如青天白日何嘗希冀王業之成乎正義
云云兩失毛鄭之旨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
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
樂合集也按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箋爲解傳不必
然經磬筦承鐘鼓之下當謂筦入立之時故傳言集
集卽就也謂人而就于堂下或縣間也說文引此詩

作磬筦楚楚訓爲行兒亦指樂工入立而言蓋用毛氏古文義也嗶嗶是小兒泣聲此嗶當作鋹廣韻鋹云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正鐘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聲鏘鏘然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嗶嗶俱是聲與如經作鏘鏘傳何緣得訓爲集殆校書者見正義云俱是聲改作鏘鏘當正之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兒正義釋傳曰箋以反反爲順習之兒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按鄭正讀傳難字爲重難故易爲順習正義乃合而一之非鄭意隰桑云其葉有難傳云難

然盛兒此傳以反反爲難。得意當謂威儀之盛威儀已盛自必重難義原可通然不如以傳義釋傳之爲得矣。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訓聚那訓多難字無訓其義亦當謂盛彼難與此難釋文皆無音非也。當如隰桑難音乃多反。

思文

序后稷配天也。正義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時邁序下正義曰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旣興頌聲成作周公采民

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按皆讀訟爲頌故有此失說詳上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傳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渙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按箋以貽爲貽我武王傳義異是上立我指謂成王時此貽我當同之傳意言后稷立我衆民得復其性莫匪于爾后稷得受天之中后稷貽我以天來之牟麥民得遂其生實帝命用以育養我衆民也成王時禾麥大熟尚書有嘉禾歸禾之篇而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

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又曰邑乃命百
姓遂享于富是成王時麥熟之驗正義述經以毛亦
爲武王時恐非傳旨毛在焚書前不得知有今文泰
誓也傳不釋來字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麤一麥
二麥義引正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一
麥二麥二句解瑞麥天所來也二句解名來之意是
來爲天來非麥也故傳惟言牟麥釋文引廣雅云麤
小麥麤大麥分來牟爲二非傳意麥自有名來者其
字當作稊說文云稊齊謂麥稊也从禾來聲而來字
註云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言此詩來牟當作來

字不當作秣字也解說文者誤認來爲麥借爲行來
之字以說此詩全乖經意矣

陳常于時夏箋云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毛無
傳當同時邁言民沐后稷之德無有疆介則后稷陳
久常之道于是大矣大字卽指無此疆爾介言不得
與箋同也

毛詩細義卷二十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傳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按傳以公爲君則公卽諸侯而臣工爲諸侯之官不訓臣者臣工常語人所易曉也箋以臣爲諸侯則工爲諸侯之卿大夫而公爲君之事傳箋別矣正義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于汝在君之事是合傳箋而一之也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又曰車右勇力之士被甲
執兵也正義謂諸侯朝天子應唯上相入廟此得卿
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者諸侯將歸召入而戒之按
諸侯車右多大夫爲之如春秋傳言步毅御晉厲公
欒絨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
唐荀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容可召入廟中戒之
然如此則是惟戒其臣轉置諸侯於度外矣烈文無
封靡于汝邦直勅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亦當召諸侯
而遣之而作詩以保介爲詞亦猶出車命將率而詞
及于僕夫耳

奄觀銍艾傳銍穫也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按銍既是田器又訓爲穫解終費力釋文引小爾正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卽穫也此解近之禹貢甸服二百里納銍孔安國傳曰銍刈謂禾穗彼銍與總結粟米並稱不爲鐵器禾穗是已穫之禾故此傳訓爲穫然良耜穫之恁恁傳云恁恁穫聲也釋訓云恁恁穫也說文云恁穫禾聲也恁與銍俱珍栗切毛蓋讀銍爲恁以其音義同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
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
歎敕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董農
嗟嗟而敕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敕之按釋文
云嘻音僖毛云噫歎也嘻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敕今
汲古閣本依釋文改作和也說文無嘻字有諠字玉
篇諠云敕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敕故
正義從之自當仍改作敕乃合正義原本但以經義
論之則作和爲當臣工是遣諸侯故嗟嗟爲敕此篇
祈穀於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卽率時農

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救釋文音嘻爲僖易婦子
嘻嘻本或作喜喜僖與喜皆訓樂和亦樂也傳意言
噫平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昭格于上下已有
然矣今率是農人種其百種之穀將以祈膏雨於上
帝也爾字毛無傳箋云其德已著至矣以矣字代經
爾字說文云尔詞之必然也从入一八八象氣之分
散然則經字當作尔作爾者聲同假借也

率時農夫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正義曰文承成王之
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
云畯農夫也畯卽豳風小正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

者也田畯主典田之官而爾正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也按以農夫卽田畯義自可通傳意不然豳風田畯傳云田大夫也甫田食我農人傳云農夫食陳而農夫之慶農夫克敏及此農夫皆不發傳則毛意田畯農夫別農夫卽農人下文爾私爾耕皆指此農夫國語曰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卽農夫何言田農之夫非王所率正義述毛亦云率是典田之官非傳意也

振鷺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爲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離
澤也謂澤名爲離故箋云西離之澤也明在作者之
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按說文
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說文作城池此从廣韻引者从川从邑
廣韻云雍與邕畧同又雍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
方有水曰雍不流曰奴靈臺於樂辟靡傳云水旋邱
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水旋邱卽四方有水然則離
者離水而成說文云𨾏害也从一離川春秋傳曰川
離爲澤凶是離得爲澤而辟靡所以稱澤宮也箋言
西離之澤正以離爲辟靡辟靡宮在西郊故曰西離

韓詩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
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是韓詩以西雝
爲辟雍鄭義同之正義泛指水澤非也如傳義雝當
作邕如箋義雝當作廕雝雍皆假借也

亦有斯谷箋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
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
善如鷺然正義曰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潔
白之德卽鷺鳥之容也又曰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
謂潔白之德也按德性在內威儀在外箋分兩層鷺
鳥白故以喻德性鷺飛行有序而陳風植其鷺羽舞

者持以自障爾正鷺春助郭註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曉攤名之曰白鷺縗是其羽又可用爲儀故箋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非以威儀爲潔白也

豐年

序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正義曰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

故也按那與烈祖經有烝嘗何以義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何以意反主于報豈周人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無乎其說皆不可通載芟言春祈社稷良耜言秋報社稷此序惟言秋冬報則非所報之報也魯語展禽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曰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如魯語禘郊祖宗之外別有報祭以祀祖宗有大功德于民者成王時大王尙在四親廟高圉廟毀久矣而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與魯語之言合以周頌考之昊天有

成命祭天圉丘所謂禘嘗也思文后稷配天所謂郊
稷也我將明堂享帝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經
有祖妣而序言報其爲報祭高圉大王之詩審矣后
稷豐殖百穀二王帥之故經陳黍稷萬億以明其功
祭用秋冬取物成也不言所祭之王者思文言后稷
我將言文王而不及武王昊天有成命當有帝譽噫
嘻當有后稷序皆不言或及或不及初無義例且報
爲一代之典祀言報已足以明之也四時嘗烝非可
言報箋云報謂嘗烝是鄭亦以爲四時外別有嘗烝
矣

豐年多黍多稌傳豐大稌稻也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
義釋箋曰年之豐孰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
大有之年也按說文云秝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
曰大有秝稔穀孰也从禾念聲春秋傳曰鮮不五稔
秝禾穀孰也从禾龜省聲秝與稔秝一例豐訓爲大
年訓爲孰豐年二字卽大孰二字春秋書有年者有
孰也書大有秝者大有孰也箋據春秋申傳初無二
義正義讀年爲年載之年則此傳豐年爲大年魯頌
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爲歲其有大年皆不可通矣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今

數爲然是唐時數如此也然數萬至萬曰億者謂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至萬萬爲億也則數億亦當由一億十億百億千億至萬億而爲秭是以定本集註及陸氏釋文皆作數億至萬曰秭說文云秭五稷爲秭从禾弟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說文詩用毛氏古文其後一訓當據毛傳爲說此傳作數億至萬曰秭爲合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

又據經鞀磬祝圉簫管之屬爲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按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祝圉鞀磬見虞書商頌夏荀虞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也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樂則是周樂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

三十一篇皆是詩人見周公成王行此事迹此詩是詩非樂既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之止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初而爲合諸樂器顯與箴相戾不可从也正義曰定本集註直云合于祖無大字此大祖謂文王也又其述經作合于大祖釋文作而合乎祖也今汲古閣本依釋文當改依正義原本作而合于大祖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箴云田當作幪幪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釋傳曰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釋箴曰

古有名棘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棘又謂棘以東爲聲
聲旣轉去東惟有申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按靈臺賁鼓維鏞傳云賁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
異訓同明其相通賁卽鼗釋樂云大鼓謂之鼗說文
云鼗大鼓謂之鼗鼗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
省聲孟子曰填然鼓之兵刃旣接填與田通釋名云
田填也是田然爲鼗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
鼓卽賁鼓故曰田大鼓非以應己是小田宜爲大也
箋以周禮有應有棘故謂田當爲棘棘以東爲聲與
田聲近而棘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轉而字誤作陳

陳田一字齊陳成子亦爲田成子改爲田申
字篆文作申古文作籀文作毛詩本古文如正
義說去東存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
周禮有應有幟箋義密矣而毛不從者小師職上云
擊應鼓下云鼓幟則幟未卽爲鼓名說文云鞀擊小
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曰纂要曰應鼓曰
鞀鼓亦曰幟鼓則又與應鞀爲一毛蓋以周禮之幟
卽應鞀也

旣備乃奏箋云旣備者縣也幟也皆畢已也按上箋云
田當作幟幟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如彼有應

有棘而此箋惟言棘也則是鄭讀應棘爲應和大鼓之棘其上箋言應鞀之屬者謂此棘鼓是鞀鼓之類耳非謂有應鼓又有棘鼓故此箋惟言棘也正義謂鄭以應田俱爲小鼓誤也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于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按有豳之漆沮有岐之漆沮說詳綿詩鎬京去岐三百數十里不可謂不遠傳言岐

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苻十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
與天作皆一時事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也
其後周公制禮有季冬薦魚季春獻鮪之典則不必
遠取諸漆沮關中八川分流上林賦稱鮪鮓漸離鰕
鰕鰕鮓捷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驚謹聲
萬物衆夥其爲魚也多矣李奇註云周洛曰鮪蜀曰
鮪鮓是春獻之鮪亦非鎬京所少也正義云云未得
傳旨鮪說文作鮪鮓說文作鮪武登切鮪鮓鮓鮓四
字連列皆鮪魚也

潛有多魚傳潛慘也釋文謂舊詩傳及爾正本並作米

旁參小爾正作慘郭景純因改爾正從小爾正作木
旁慘正義亦謂慘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按謂从
木爲正以積柴水中故耳而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
字乃作𩺰不作慘是慘亦未爲正也潛韓詩作𩺰字
本相通慘𩺰慘則聲同假借傳必作慘者天官醢人
四豆饋食之豆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荀蒞魚醢羞豆
之食醢食慘食傳意言配慘食者有衆多之魚也今
以積柴取魚強改米旁作木恐非毛旨汲古閣本作
慘得之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正義以鱣鮪已釋于衛風故

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鯉也此箋因下有鯉鯉故以大鯉別之爾正釋魚云鯉鱣郭景純註以爲二魚碩人正義據郭言以毛傳爲誤然舍人爾正註云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酈註曰厯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正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如酈註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

鮪暮春來遊鱣鯉與王鮪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
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鯉鱣云鯉也大魚也最爲明晰
釋魚鯉鱣鰓鮓鮓皆以下一魚釋上一魚此爾正
之通例若如郭註別爲六魚則是空列魚名無復訓
釋有此例乎正義釋鱣鯉皆从郭註誤也

離

序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
謂文王正義曰知大禘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
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
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

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按釋詁皇王后辟公
侯君也君兼天子諸侯未嘗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
得爲后則文王亦未爲天子而從來稱稷者又何以
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
義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大祖廟次王
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不聞廢后稷而立文王爲
大祖廟也傳于此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
成王曰成是王事于不顯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
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之身文武並舉明
非禘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矣是傳意以此詩爲禘

于后稷之廟宣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及羣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皆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箋云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按箋爲禘祭文王故以文武爲文德武功毛不爲傳則謂文王武王言后稷神靈徧使才知之人輔佐文武爲君也禘兼祭功臣而周之功臣文武爲多故經及之史記楚世家曰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是成王時曾錄文武功臣明此禘亦及之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正義序言始見于武王廟
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意主
于見廟故序特言之此說是矣而未盡也蓋此詩與
清廟同清廟洛邑初成諸侯助祭書傳曰苟在廟中
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武王大封天下烈文
言無大累于爾邦者皆仍其爵秩諸侯之戴德深矣
今茲來朝武王已不復見于是思我之得有龍旂武
王之賜也我之得有鈴革武王之賜也見龍旂鈴革
如見武王焉序達經意故以見廟爲詞也

言解事 卷二十一 十三
曰求厥章箋云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
正義曰諸侯謹慎法度卽是自求其章按箋意諸侯
見成王而求之是據未有文章制度而言也傳于龍
旂句曰有文章也于幃革句曰有法度也是據既有
而言傳意以諸侯之來本爲見廟則求厥章者乃見
成王而求武王之文章法度龍旂鈴革皆武王昔日
所賜是卽文章法度之猶存故曰有也傳箋迥殊正
義同之又以自求其章爲說于毛鄭之旨蓋兩失矣
有客

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慎兒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

心力于其事按卷阿詩葦蕤蕤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釋訓云藹藹蕤蕤臣盡力也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亦依毛傳爲說是蕤蕤爲盡力也鄭風匪我思且箋謂猶匪我思存釋文引爾正云且存也思存于此是且且爲盡心也盡心力于其事卽是敬慎矣正義未有解釋故詳之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箋云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又曰此惟言可以去矣亦不知于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按此

微子將歸周人欲其再畱宿宿再畱信信猶幽風言
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箋云其所館宿宿猶處也非
經中之宿亦是言助祭事畢館處已久可以去矣而
周人欲絆其馬言其意之殷勤也若以爲經中宿字
則當據最後之日而言館信不當言館宿以此知箋
之館宿非一宿之宿正義誤以信宿爲朝祭之正限
故云在宿宿信信之後不知幾日拘滯甚矣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既有大
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
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按箋用殷正朔三句爲大則動

作有度句爲得福之所以易傳意大則當承敬慎而言敬慎則能獲福成十三年左傳劉文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元凱註曰養威儀以致福有妻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夷卽所謂養以之福也傳箋似當有別

武

序奏大武也正義曰作大武之樂旣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按此與奏象舞也一例奏卽奏此篇也述事作歌在他篇不

三言系事 卷二十三
可知而此與清廟維清戴記屢載之皆祭祀時一堂
上下之樂如必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升歌清廟下
管象別有清廟象舞之樂章非今周頌所載清廟維
清而後可不然則此序所云奏大武者卽奏此詩以
爲舞節其理甚明正義云云未可從也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
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
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按左傳下文乃引此
詩其上文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約曰於
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耆昧二字釋灼頌
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耆昧句註曰耆致也致
討于昧孔據杜註以釋此傳蓋謂耆定爾功與耆昧
一也故云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
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耆之得爲致者說文耆本从
老省从旨聲旨致聲同假借說文致云送詣也此經
上言克開嗣受成此勝殷遏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
詣也故曰致定爾功致卽文王致之善則歸親之義
傳意當然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造爲疾病也箋云造猶成也又云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正義述經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之不爲言先王旣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于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又引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于辭不便箋說爲長按傳意言病乎予小子也往日遭家不爲以先王崩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故耳傳閔疚俱訓爲病正釋不爲之故正義謂無人爲之又云使已孤特抑似武王

既崩並無嗣君專待周公代爲之者語甚不經總緣以閔予在疚俱作成王自悼之詞故有此失若如傳閔疚俱訓爲病則不爲是因病不爲何等直捷于辭又有何不便乎說文疒部無疚字疒部灾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灾釋文亦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灾音救嬛與煢通疚作灾爲正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箋云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正義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以成王

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按上文於平皇
考二句成王思武王也念茲皇祖二句成王思文王
也箋于上言於乎我君考武王于下言念此君祖文
王經文箋義俱屬兩平故于此皇王總歎美之以致
其不忘之意初未嘗念茲皇祖爲武王之念文王
也正義云云未知何本殆依訪落篇紹庭上下之箋
爲此說也

訪落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正義曰汝若將我就之
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蓋

依王子雍之說按如正義則成王自謂業必分散先
自推諉又安用訪于羣臣傳意言於乎先王之道悠
遠哉我曾未有厯汝諸臣庶扶予就之以繼係乎道
之分散者耳先王之道有大有小分布散列于方策
之中人存政舉則可係于一身釋詁艾厯也係繼也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
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位按休字毛有定也
美也止也之訓此不爲傳當从本字之訓說文云休
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作床釋言云床廕也廕亦有
息意旣依休字本訓則不得與鄭同傳以經言武王

紹文王正直之道陟降厥家卽是庥廕成王故成王
言休矣我君考我將以此道自保明其身也

敬之

陟降厥士傳士事也正義曰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
其能察理衆事是十何事之義也按說文云士事也
數始于一終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是士之訓事正訓也不必援士師察理衆事爲說

維予小子傳小子嗣王也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于
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按閔予小子經有皇考訪落
經有昭考皇考則小子爲嗣王其文自明不煩解釋

此篇經無皇考而敬之敬之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
突接此句嫌于羣臣自稱故傳以嗣王明之也

佛是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
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又曰仔肩二字共
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釋箋曰釋詁云肩勝也卽堪
任之義故爲任也按說文云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
弓達汝弼毛蓋讀佛爲𡗗而廣韻云𡗗𡗗大兒𡗗𡗗
卽佛𡗗是佛亦木訓大也說文弗橋也从ノ从𠂇从
韋省ノ右𠂇也房密切雖不云从ノ聲而古文弼字
作𡗗从弓从弗是古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

鳥者佛其首註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經作拂云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作拂亦作佛故箋讀佛爲弼而訓輔矣說文云仔克也克肩也釋詁云肩克也二字析之皆訓克故傳統言之與權輿爲始亦微不同箋以仔肩爲任當如孔說

小毖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終字釋文作後箋云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鴟皆惡聲之鳥

正義謂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鷯又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諸儒皆以鷽爲巧婦與題肩不類箋以鷽與題肩及鷽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釋鳥鷹隼醜疏引陸璣云隼鷽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卽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如陸言題肩卽隼布穀乃鷽鷽也而左傳杜預註祝鷽鷽鷽也玉篇鷽云祝鷽也急疾之鳥也或作隼隼云祝鷽也鷽云鷽鷽應仲春化爲鷽如杜顧二家則鷽卽祝鷽祝鷽卽隼隼爲題肩春化祝鷽秋又化題肩與箋鷽之所爲鳥題肩者合矣陸璣以鷽與鷽鷽爲一鳥與箋引或說亦

合然趙岐孟子註以鴟鴞爲小鳥鴟鴞傳言免乎大
鳥之難其爲小鳥可知鴟爲鴟鴞與此傳始小終大
不合不如爲題肩之說當也定本箋云皆惡鳥也無
聲之二字鷹隼貪殘故爲惡鳥如从定本則正義謂
題肩非惡聲之鳥者亦可無疑然則孔言始爲桃蟲
長大而爲鴟鳥者誤矣拊毛無傳弁彼鸞斯傳云弁
樂也弁卽拊之省言樂飛而爲大鳥也箋讀爲翻拊
有方問一切與奮聲同奮與翻一聲之轉也故爲翻
釋文芳煩反乃箋義也

載芟載柞傳除艸曰芟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艸曰芟也按芟字自有本義說文芟刈艸是也左傳之芟說文作芟云以足蹋夷艸音普活切音義各別

徂隰徂畛傳畛場也釋文作易云本又作場正義曰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易是正義本作畛易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按釋詁云耜利也爾正本釋此詩疑經本作耜故訓爲利說文耜云刀劍刃籀文作耜則耜未卽是利言其耜之利耳然經言有略是兒狀

之詞若作有剽其耜于文不便是以釋文云略如字
玉篇畧云今作略則畧略字同正義引爾疋不云字
異亦不言音義同何也

良耜

畎畎良耜傳畎畎猶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
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畎畎文連良耜
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畎
畎耜也舍人曰畎畎耜入地之兒郭璞曰言嚴利也
按箋申傳言農人測測則測測二字屬農人良爲利
善乃是說耜說文云畎治稼畎畎進也从田人从久

詩曰畎畹良耜田人卽農人久訓行遲曳言從容而進傳轉爲測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傳意言農人測土深之所至測而又測孟子所謂深耕是已孔引舍人郭璞爾疋註以釋之未得傳箋之旨

以薺茶蓼傳蓼水艸也正義曰釋艸云薺虞蓼某氏曰薺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艸也按爾疋薺虞蓼列于薺蘇之下說文蘇荏苒莖葵薺下列蓼字註云辛菜薺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薺虞自舍人讀爾疋以爲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註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

爲虞蓼傳應實舉其名今但云水艸者上篇厭厭其
苗綿綿其庶傳云庶耘也說文庶作穗云耕禾間也
穎云除苗間穢也漢志云苗葉以上稍薈隴艸因墮
其土以附苗根正謂此時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
生矣下言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艸除而禾茂是此句
之薈乃除苗間之穢也傳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
非穢艸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臯河濱之上不生
于苗間特以田有山澤之分則穢有陸水之異故但
以水艸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艸之芳秀亦爲荼艸之
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

續古之人箋云續古之人求良有司稽也按此句毛不
爲傳以上章振古如茲振訓爲自言自其古老父祖
以來已如此也此古之人亦當指其父祖書大誥曰
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無逸曰厥父母勤勞
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
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不能續古之人者也
今經言續古則是農服先疇盡緣南畝其獲社稷之
右者多矣

絲衣

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言祭靈星之

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証賓尸之事按史記封禪書云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牧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如史記及漢舊儀之說是周別立后

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其名爲后稷也
天田卽農祥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
又日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
也周之興得農祥之助故周人祀之高子以此詩爲
賓事靈星之尸其說最古春秋昭十年左傳齊陳鮑
伐樂高五月庚辰戰于稷杜預註云稷祀后稷之處
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此稷卽
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祀天田高子
去春秋時近故能鑿然言之毛公引序冠篇不刪其
說意亦同之正義从鄭專主宗廟賓尸偏矣

箋周曰釋商謂之彤釋文箋作融云餘戎反尙書作彤音同按文選思元賦云展洩洩而彤彤註引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說文無彤有彤音徒冬切融云炊氣上出也爾正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炊氣上出正是相尋不絕依釋文作融爲是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則經與傳皆作不娛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作吳也按釋文云吳舊如

字史記封禪書不虞不驚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諱也
又曰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
此虞爲驩娛字也如釋文索隱則本是吳字吳虞娛
古字相通故得訓吳爲諱然必改作娛方合正義原
本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
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宣十二年老左傳引此云遵養時
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
不得與鄭同也按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

晦卽晦也純熙大介卽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
取其用晦之道於時大明矣是用大而又大謂不汲
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註謂致討于紂自
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遲之又久聲淫及商
孔子以爲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爲取昧則是自文
王以來卽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聲淫及商
何別乎傳大意與箋不殊特非養闇昧以老其惡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王肅
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
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从同與周也按龍乾

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爲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矯矯乎王之所爲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

桓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按武王伐殷志在安萬邦而屢大熟武志卽武王之志也孔以經豐年爲伐紂之後卽有豐年依僖十九年左傳爲說故不以此爲武王之志而云威武之

志淺之乎言武王矣

克定厥家箋云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詞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于伐紂其家始定也按箋以家爲武王之家傳意不必然經言武王保有綏萬邦之事于以四方能定其家蓋謂四方民之家也武王之所志所事在于四方民如此於哉昭著于天故天美武王以伐殷紂矣正義傳箋不分非也

賚

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義曰古文尙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按武成篇大賚于四海文在列爵分土之上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史記周本紀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又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註引鄭元云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如周本紀武成篇後卽分器今古文尙書武成篇後次洪範次

分器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安國傳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証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証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言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卽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亦指武成大賚孔安國傳云施舍已責救乏謂無所謂周有大賚卽據論語故言所謂也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箋以繹思爲武王陳繹而行之正義以箋述毛按篇名賚而序言錫弓不應經中全不一及敷字毛不爲傳而訓繹爲陳陳者陳其葬器也繹已爲陳則敷當爲分禹貢禹敷土馬融云敷分也經言文王勤勞而有天下我當而受之今分此葬器予汝諸侯繹陳而思我往日求安天下者體文王勤勞之心是周之所以受命於哉汝亦當繹陳分器而思文王之勤勞也傳意當然

般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正義曰經無般
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
般樂二字爲鄭註未知孰是如孔言正義本般樂也
三字爲序文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之也當刪去箋
云乃合正義原本正義曰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
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按經言
允猶翕河傳云翕合也合河者卽禹貢所謂同爲逆
河逆河在周時謂之北海春秋僖四年左傳云君處
北海是也亦謂之少海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
于少海是也言合河而海在其內矣

哀時之對傳哀聚也箋云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述毛曰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于是配而祭之按箋義明顯以傳爲聚其神而配祭之殆未必然常棣原隰哀矣殷武哀荆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楊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于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僉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殷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

毛詩細義卷二十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魯頌駟之什

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正義引明堂位以証命魯郊天又引禮運杞之郊禹宋之郊契証王者之後得郊天又云王者之後而有頌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按正義不言王者爲何人魯周公之後周公得用天子禮耳未嘗爲天子也箋言王者之後蓋謂文

王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
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于是
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集解引鄭元曰魯以周公
之故立文王廟也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
王也是孔子以魯爲文王之後故作春秋而書王編
詩而次于周頌之後商頌之前而箋亦言同于王者
之後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周公故特許之是之
謂同

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
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

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
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
于周商也曹丕下壇迹同舜禹豈可因曹丕而謂舜
禹非禪王莽篡漢迹同伊周豈可因王莽而謂伊周
非攝人臣加九錫誠爲亂階然亦不得因此而謂無
賜魯郊禘之事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
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堯大聖人也
賜之不以爲嫌稷亦聖人也受之不以爲僭成王之
于周公亦若是焉爾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
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亦可以息矣

駟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
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正義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
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于經無所當也按
孔以箋言牧馬避民田故爲此說耳經云思無疆言
僖公思伯禽之法無有竟已則足用愛民皆在所當
思卽皆在所當遵序正指經無疆句而言不得謂于
經無所當也

駟駟牡馬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按傳箋不釋牡字

釋畜云牡曰騶郭註曰今江東呼駮馬爲騶說文騶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正義釋傳不引爾正郊外曰牧之意謂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是正義經文作駮駮牧馬箋云牧於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亦作牧並無牡字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是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汲古閣本依釋文定本作牡馬也當改作牧乃合毛鄭原本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牧馬悲鳴李善註引此詩正作牧馬

在垆之野傳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林外曰垆正義謂爾正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傳
不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按鄭風于旄傳
亦云郊外曰野與此正同是傳不依爾正爲說也說
文片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
謂之片象遠界也古文片作回云从口象國邑又云
回或从土許所言亦無郊外謂之牧句未可專執爾
正以釋毛傳矣

有驪有魚傳豪斡曰驪正義曰驪爾正無文說文云骹
也郭璞曰骹脚脰然則斡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

皆白驢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
骭而白長名爲驢也驢則四骹皆白而毛短故與驢
異也按爾正云驢馬黃脊駟郭註云背脊毛黃說文
云驢驢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簞駟云馬豪骭也然
則此經之驢卽爾正之駟釋文云駟今爾正本亦有
作驢者許書稱用毛氏古文以駟爲馬豪骭明驢與
駟同是以玉篇駟字註云驢馬黃脊又馬豪骭亦知
駟卽驢之別名矣孔讀傳曰驢爲白驢故解釋迂曲
釋文載傳亦作豪骭曰驢此傳當改作白以合正義
原本而解則當依釋文作曰也

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
養馬得往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爲始則未必不如
肅言但無述可尋故同之鄭說按上傳訓作爲始者
以作邱甲作三軍作州兵作爰田相土作乘馬作皆
爲始義故箋以使可乘駕申明傳義已作而始駕故
此章言徂毛不爲傳意與箋同耳若如子雍說養馬
及乎古始無論伯禽養馬經傳不載卽及乎古始而
以此爲能遵伯禽之法全乖經意矣

有駸

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

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正義傳箋合
述按歲其有傳云歲其有豐年也則傳以此穀承歲
有之後當爲穀祿之穀以經文自明故不發傳必知
毛意如此者振驚喻臣之絜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
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後食事君之
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恒經序所謂君臣有道者此
矣

泮水

魯侯戾止傳戾來止至也正義曰釋詁戾來至也俱訓
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

爲至也按春秋隱五年公羊傳云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鄭註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所引卽公羊文也來戾音義同故訓戾爲來大雅抑篇淑慎爾止傳云止至也引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云云傳以止於仁卽至於仁故訓止爲至說文止下基也本與址同而止與至一聲之轉聲同可假借也稱魯侯者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則亦上之天子職之大師對天子言故稱魯侯正義謂若外人之辭非獨魯人所頌夫外人則安得而頌魯君哉

薄采其芣傳芣芣葵也釋文云芣音卯徐音柳周禮醢

人茹俎釋文云茹音卯北人音柳如陸氏則从卯者
俱可讀柳字經飲酒古音自協說文从艸从亞亞
古文酉字也說文凡偏旁用古文者必註古文某字
如蘭云廟古文銳字廣云茨古文光字宗云示古文
係字勑云初古文利字如此類甚多木部柳字註云
从木亞聲亞古文酉字以此而言說文亞聲之字未
註古文酉字者皆當从卯今茹从艸亞聲不註古文
亞字知說文原本作茹與詩周禮同以篆文亞卯相
似後人誤連其上橫也茹爾正釋艸無文廣正茹鼻
藥據說文也然張平子南都賦藻茹葭芡李善註引

爾正曰茆臯葵唐初諸家爾正俱存或別本有之或
選註爾正本是廣正校文選者誤改也

淮夷攸服箋云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于
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
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此言謀東畧者謂
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
此說是也又謂詩稱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
于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此說非也按僖十六
年春秋云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
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如傳言是

諸侯有東畧征伐者有城鄆者也十七年傳云師滅
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
而止公杜註云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非也事卽
指東畧以諸侯所共謀故曰諸侯之事伐淮夷魯受
伯主之命故曰公有鄭譜于東畧下曰公遂伐淮夷
卽據傳此句爲說于時魯師東伐淮夷齊師與徐伐
英氏公與齊侯俱在會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
桓于征狄彼東南是魯遣將伐之齊聞魯人取項而
止公若公自伐淮夷齊侯亦自伐英氏則相距千餘
里無由止公以是知公與齊侯猶在會也傳又云秋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人既止公其秋齊侯以公還至卞卞爲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在魯都曲阜之東故聲姜會齊侯而請公九月始反魯杜註云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尙似有事焉爾杜孔並誤果無諸侯之事言其似有卽是諱之何須復言且也傳之言且詞有兩層謂本尙有征伐之事且亦所以諱之也時伐淮夷之師固未還也左傳兩言有諸侯之事魯伐淮夷莫明于此然則詩言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者泮宮旣成

卽有謀鄩之會在會命將亦猶牡邱之役遣公孫敖帥師救徐不必受成于學然後出師矣此箋言伐淮夷下箋言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皆謂遣將東伐以詩主美僖公故箋言僖公也

矯矯虎臣箋云矯矯武兒又云使武臣獻馘按經作虎而箋作武疑鄭箋詩時經字本作武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云矯矯三雄李善註引毛詩曰矯矯武臣是唐時經尙有作武字者正義謂有威武如虎之臣非箋意也下經濟濟多士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亦應作武臣乃合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正義曰揚與誤類故
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按陳風傷如之何爾正註
引魯詩云陽如之何揚與陽音義通故得爲傷也吳
字毛不爲傳當同絲衣是以鄭箋卽用彼傳毛意言
多士不爲謹譁不有損傷耳孔謂揚與誤類因用王
子雍之說述毛恐非傳旨況釋文載王肅音吳作吳
音話尙未定誰是王義作誤者吳與虞本通虞又訓
誤閼宮無貳無虞傳訓虞爲誤是也作吳者絲衣不
吳不敖釋文載何承天史記索隱載姚氏皆云說文
作吳大言也今本說文作吳乃徐氏所校定過誤與

大言兩義皆非無據然總不若仍依絲衣傳訓諱爲得也

闕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正義曰復周公之宇雖辭出于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按經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言北境所至也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言東境所至也居常與許傳言南鄙西鄙則南西之境所至也經合四境而言非止常許二邑矣蓋首二章敘有魯

之由三章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敘山川土田附庸
見啟字之大而以僖公保彼東方六句結之言保此
字如岡陵之堅固也四章言保東方之實公車千乘
復革車千乘之舊而頌其眉壽以保之五章六章七
章合北東南西之境明復周公之舊黃髮兒齒亦頌
其永年以保此字卒章寢廟並作萬民皆順猶文王
作靈臺而民始附是能保其宇之效全篇皆言復宇
正義云云序與經乖不可从也

闕宮有恤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

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
又曰孟仲子曰是謂禰宮蓋以姜嫄祈郊禰而生后
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禰宮按傳非謂姜嫄之廟爲禰
宮乃謂周人以禰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禰鄭註云
高辛氏之世元鳥遺軀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
爲禰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
高禰如鄭之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禰配天而祭
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禰配天而祭簡狄爲先
禰則姜嫄亦爲先禰可知稱後王則自虞夏以來已
然也商周亦立禰宮而先禰之神實爲二代之祖母

故名先妣在商無文以明之周則周禮大司樂舞大
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
同用先代之樂與享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
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祿宮旣爲
祿宮則惟元鳥至之日一祭傳所以言常閉而無事
矣

種稗菽麥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稗正義曰當謂先種先
熟後種後熟但傳文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
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註云先種後熟
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

此互相明也按七月傳但言後熟先熟可得云畧而
不言其種此傳不然凡禾皆先種者先熟後種者後
熟經何容表異與重穆連稱傳之先後乃長幼之異
名也爾正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
又云長婦謂稱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郭景
純註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釋文引廣正云先後
妯娌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
故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爲先後宛
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卽今妯娌也孟康
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姒後娣如彼諸文皆謂

婦之長幼爲先後此傳兩種字讀如種稂之種謂穀種也先種猶言長種是天生一種長大之禾後種猶言幼種是天生一種幼小之禾韓詩曰穗長稂也稂幼稼也韓詩之長幼卽毛傳之先後也先後並當音去聲釋文無音亦誤

莊公之子傳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按此傳正義不釋新廟奕奕傳云新廟閔公廟也傳以僖公旣後閔公則當爲閔公之子經言莊公之子是史克謂之也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曰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云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三傳皆以閔僖爲父子蓋弟死兄及則以弟兄爲昭穆與父子同各爲一世今以僖長而躋僖公是升僖爲昭以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杜元凱躋僖公註云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如杜言則

兄弟同昭穆不過一廟中坐位之逆而以後羣公昭穆仍自不亂何以定八年復須順祀先公以此知當日升僖爲昭降閔爲穆世次悉亂在僖公爲子先父食在文公爲先禰後祖此詩之作不知在文公何年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行父于文六年始見經已在躋僖公之後則所謂莊公之子者逆祀已定詩人雖明知非所當稱而亦不得不順文公之意矣

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又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

自是舊說之謬而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
旂不同故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按古詩毛說不知
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
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
春秋匪懈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
郊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
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
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
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
亦爲旂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

皇皇后帝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正義曰明堂位祀帝于郊註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惟祭蒼帝耳蒼帝亦大微五帝之一故同

稱皇皇后帝焉按鄭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昊天上帝
與靈威仰此箋不復區別當以箋爲定說禘記孟獻
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正月建子之月是
言冬至祭昊天上帝也襄七:left傳孟獻子曰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建
寅之月是言祈穀郊祭靈威仰也獻子以魯人談魯
掌故子寅二建魯皆祭天當得其實春秋書郊亦非
止祈穀之祭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
卜皆在春正月是冬至之祭也孔子郊特牲疏言魯
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其說是已此詩

復引明堂位註謂魯郊惟祭蒼帝非箋意也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按周禮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與此傳沙飾合皆讀如娑娑之娑箋不易傳蓋與毛同義當然矣說文犧云宗廟之牲也从牛義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孔安國尙書序伏犧氏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犧古字犧今字說文義氣也从兮義聲古讀

義如俄與娑聲諸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義秦篆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託齊子尾當春秋時古文見用安得已有犧字而依以作牛尊哉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曰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諸侯三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不相合按鄭以公車公徒分說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車千乘

卽應有徒三萬、不得與箋同、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司馬法也、計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此公徒三萬不合、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二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戊漕杜註云、車甲之賦異于常、故傳別見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爲三萬人、此亦是司馬法、杜元凱謂傳別見之、然則古者出軍有二法矣、傳意當然

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答臨碩謂此爲二軍、因疑僖有三軍、其後無之、春秋何以不書作舍、斷爲僖實二軍、與此箋相戾、按泮宮新廟伐淮夷、春秋不書、孔謂史文有關、僖有三軍、不書作舍、又安知非史偶闕乎、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言

其大法亦視其國之能具與否。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出軍常法論。三百乘適滿一軍。其初年一軍不備。是有能具有不能具也。魯自周公時革車千乘。伯禽之伐淮夷。三郊出軍。已備三軍。僖公復周公伯禽之舊。故詩人頌之。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三卿並將。哀二年伐邾。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三卿並將。仍用三軍。成二年戰于案。未作三軍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且四軍。

矣。春秋何以不書。然則卿出三軍。不必盡用。已盡用矣。或敵衆我寡。亦許更調。遂軍。非以三軍爲限。襄昭之世。書作書舍。自緣三家欲分公室而書。義不係於三軍。二軍之得失也。僖有三軍。當从箋義。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按釋詁云。幬。庵有也。郭景純引詩曰。遂幬大東。邢叔明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言遂幬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如郭註。邢疏則毛作傳。時經是幬字。故訓爲有耳。訓荒爲奄。乃是箋義。未可以釋毛也。

箋云大東極東正義曰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正義渾言不實指其地之所極按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水經淮水篇註云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里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尙書曰堯峕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檣杪漢祝其縣故城在今江蘇海州直隸州屬贛榆縣西五里羽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春秋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山亦在今贛榆縣祝其沿海爲齊魯境上之地是魯東境自周公以來卽至海

也

保有鳧繹傳鳧山繹山也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
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
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
嶧山本嶧陽山是書之嶧陽乃葛嶧山書正義引漢
志下邳縣葛嶧山謂卽嶧陽是也漢志又云魯國騶
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註云潞水又逕魯
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
公之所遷又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
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

詩所謂保有鳧繹者也是此詩之繹乃嶧山也正義
乃以書之嶧陽當之誤矣嶧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
縣東南二十五里

商頌那之什

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正義引服虔王肅以契孫相土居
商邱故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號
者以經典言商皆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
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言何
地元鳥箋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畧而不言按
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元曰

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隱曰堯封契于商卽詩商頌云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云丹水又東南過商縣南酈道元註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大華之陽皇甫謐闕駟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商地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

那

置我鞀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

讀曰植植鞮鼓者爲檀貫而樹之正義引金縢植璧
秉圭註云植古置字是植爲古文置爲今文論語植
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論語古文也故
作植毛詩亦古文而此作置者說文植云戶植也从
木直聲或作檀从置置卽檀之省耳釋文植時職反
又音值明堂位釋文植我云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
吏反又徒力反此音值值字誤當云又音置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
義曰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
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詞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

而氣清如正義仍是釋清字未釋萬物之成按白虎
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
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
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
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
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是樂
之有磬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之依字
孟子曰金聲玉振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
條理也振收也擊特磬所以收衆樂之聲故衆聲皆
倚之衆聲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

烈祖

嗟嗟烈祖正義曰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
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
于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按上篇傳以
烈祖爲湯之上祖以湯孫爲成湯者以經言置我靴
鼓是湯改夏制言奏鼓衍祖明是湯功烈之祖言湯
孫奏假爲奏大樂明是湯孫爲烈祖之孫此篇烈祖
湯孫毛皆不釋則當如上傳統指中宗以上有功烈
之祖末句湯孫之將則專指湯善爲人子孫顯大之
所致孫者對祖之稱湯有祖故湯得稱孫若以烈祖

卽湯湯旣爲祖矣何得又稱爲孫正義述毛以烈祖爲成湯非毛意也鄭上篇烈祖爲湯而湯孫爲太甲言大甲之祀成湯也此篇烈祖亦爲成湯而湯孫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以湯孫爲中宗之子孫以烈祖旣爲成湯則湯孫不得復爲湯也

醴假無言傳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訓假爲升釋文云鄭音格訓至非也正義曰醴總古今字之異按長發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醴是醴總本通依說文醴乃釜屬而得爲總者

殷从髮聲說文髮云斂足也鵠鵠醜其飛也髮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殷殷本紀作三髮髮有斂聚之義故得爲總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奏讀當如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總也言助祭者湊集大衆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矣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云降下也天使妃下而生商者謂妃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按毛不信

軋卵之說而謂本其爲天所命則亦以契是天生與
生民傳堯見天因邵而生稷同以元鳥至而生正釋
經降字正義謂天無命鳥生人之理泥矣箋以爲吞
軋卵者正義謂鄭據中候及史記殷本紀但吞軋卵
止應生軋何以孕而生人孔不言也易序卦傳云有
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是古者人由物化聖人不語怪而序卦之言
如此此其所以錄生民元鳥而不疑其誕也

宅殷土苾苾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
命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按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湯所都卽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則寧陵之高鄉也蒙爲北亳湯所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鄭以湯都偃師正義謂據漢書地理志舊說而于皇甫謐寧陵偃師相去八百里亳衆往耕非理之難究未有以解也史記殷本紀云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

亳帝嘗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集解引孔安國書序註曰契父帝嘗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从先王居張守節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首邑商邱縣南亳穀熟舊縣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里是南亳卽商邱如孔安國及張守節說則孟子湯居亳在湯未遷時故得使亳衆往爲葛耕皇甫謐之言非所難矣本紀又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鄭元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是鄭以

三言系事 卷二十一 四
二一
毫有殷地故此頌言宅殷土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正義曰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按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此傳以域爲有與韓詩正同域本或之或體說文或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與有通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云或有也詩域字本作或故毛訓爲有耳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何任也正義曰傳解維河之義

旣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
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按傳無霑潤之義古
字河與何通漢書天文志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
爾正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景純註曰今荊州人
呼牽牛爲檐鼓檐者荷也傳蓋讀河爲何言政教大
均無所不任與百祿是何同故傳統以任釋之釋文
云維河本亦作何王子雍以爲河水故正義以王述
毛非傳意也百祿是何本亦作苛古河何苛荷字俱
通

長發

序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曰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誦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詞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又云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旣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契感天而生著于正頌周郊以稷配殷郊何乃以冥配冥勤

其官而水死雖有功烈未能比契且非感天而生明是戴記錯謬實當郊契祖冥而宗湯般人以契爲大祖故學者不以祖契爲非不知明堂配帝謂之祖宗魯語禘郊祖宗報五者皆祭名非大祖之祖也般自以契爲大祖而以冥爲明堂配帝之祖與周之文王同此箋云以祖配之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元王桓撥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是鄭已明以般人郊天契配黑帝何以言不美所配之人乎毛無明訓當與雍同降予卿士與宣哲維人一例以功臣配享蓋謂宗廟五年一祭之禘序以爲大禘者

對三年吉禘言也

至于湯齊箋云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湯而當天心正義曰相土至湯有令聞者惟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按魯語云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殷人報焉是冥之外尙自有人不可謂不能漸大汲郡古文云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註云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百祿是道傳道聚也說文道訓迫也摯云束也引此詩作百祿是摯爾正釋詁摯聚也然則道摯字通故毛

訓道爲聚也正義不釋故詳之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旆旗也箋云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按武王靡不勝傳意言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也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殷本紀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太史公之言與此傳合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說文旆从市聲旆卽左傳之蔑易豐其沛本又作旆子夏傳作蒂市蒂亦音弗說文引此詩作坡荀子引作發而坡與發通音同假借作坡發耳旆有弗音與

烈曷韻協釋文惟音蒲貝反蓋誤

殷武

采入其阻傳采深箋云采冒也正義釋傳曰采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釋箋曰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按釋文引說文云作果从网米云冒也今本說文云周行也則采果字別矣廣韻云果罍也玉篇同采云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說文作果爲非故从詩作采而并載鄭許之義說文玉篇一部俱無采字惟說文穴部有突字註云深也一日竈突从

穴从火从求省徐氏音式鍼切字本作突隸轉作罍
訓深與毛傳合然則經罍字當作突箋之訓冒字當
作罍正義罍罍不分疏也

箋云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正義曰傳四年左
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
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
水名皆楚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
按方城有二僖四年傳杜預註云方城山在南陽葉
縣南水經澠水篇註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
陂縣東至澠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

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
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若南北無基
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
城曰方城指此山也此一方城也史記齊世家集解
引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文十六年左傳云楚人使
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註云方城庸地上庸縣
東有方城亭水經沔水下篇註云堵水又東北逕上
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
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教舉羣蠻以叛故滅之以

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
水又東逕方城亭而北歷參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
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此又一方城也楚在殷高宗
時其國都不知在何處經言居國南鄉大界與春秋
之楚無異故箋據春秋傳方城爲說論地則兩方城
俱爲險隘然葉縣方城爲楚北戶又綿亘六百里箋
云方城之隘當指此正義引服子慎註其意謂庸方
城非箋意也葉方城山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
四十里庸方城山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
里

命于下國箋云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正義曰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按契始封在陝西之商州舜末年益封百里當亦其地其後昭明居窮石相土居商邱汲郡古文帝苾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卽書序所謂湯始居亳也箋言湯由七十里蓋謂偃師之亳非謂契初封商地也